



编者按:石景山区地处永定河冲积扇出山口平原地区,历史文化沉淀深厚、自然生态优势突出,是西山永定河山水文化精髓汇聚地。今年,由石景山区文委主办、石景山区图书馆承办,我区举办了“书聚石景山——阅读点亮中国梦”全民阅读系列活动。其中,“改革开放40周年——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”全民阅读征文比赛吸引了众多热心读者积极参与,石景山报特从征文中选出部分佳作,以飨读者。

我与这里有缘

郭婧燕

1970年,经学校分配,我从繁华的城区、古朴的四合院中走出,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石景山。一晃48年过去了,我与这里建立了不解之缘,我见证了北京永定河文化带的变化,尤其是改革40年来的突飞猛进。

1970年,我怀着对美好前程的憧憬,带着行装坐上了开往首钢机械厂的旧式面包车。一路上我们这批十六七岁的年轻人,心情激动,看着汽车一路西行,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,对于我们这些没出过门的人来说,看什么都新鲜。然而,汽车开过公主坟后,我们的心渐渐的凉了,车窗外庄稼地、荒地、荒草映入眼帘,人烟稀少。直到进入厂区,办完报名手续后,带队的师傅告诉我们,厂内没有宿舍,把我们安排在位于西黄村的北方工业大学教学楼住宿。不说当时二十多人住在一间教室里,睡在地铺上,拥挤的翻个身都相互受影响。从厂区到西黄村没有公交车,我们每天上下班单程要穿过庄稼地走40多分钟。对我印象深刻的是:我从小喜欢读书,家里再困难父母也要每学期

给我买一两本新书。我的梦想是上大学,当一名人民教师。但是,事与愿违,我小学五年级没毕业就被整体升到初中,初中没学什么文化刚到毕业年龄,又被分配到了工厂,我想没缘上大学,工作之余,住在大学校园里,听到别人的读书声,也是对自己心里的一种满足。住进去后,发现校园内人员三三两两,根本见不到学生老师。连续几周下来,我走遍了每个教学楼,门窗破旧,课桌东倒西歪,心里冰凉了……

2018年初,我参加了石景山区学习十九大文件培训班,又一次来到北方工业大学。这一次我震惊了,过去的西黄村到八角一片庄稼地,而今高速公交耸立,首钢工学院、北方工业大学的教学楼,实验楼,体育场馆壮观大气。宽敞明亮的教学楼,舒适的学生宿舍楼,宁静的图书馆,品种多样的食堂,健身房设施齐全,校园环境干净整洁。我在这里学习了三天,体会了三天,变化太大了!身在冬季,校园内依然生机勃勃,活力充沛。早八点时光图书馆已经满员,我看到了教育

界发生的变化,我为新一代大学生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读书而感慨万千。

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与永定河文化带的缘分不浅。七十年代,厂内来了大批年轻人,石景山区的、门头沟区的、丰台区的人较多。我跟着领导、师傅,对他们进行了外调、家访。可以说门头沟除了大山深处我没去过,煤矿、工厂、学校、村落、街道、我走遍了。记着有这样一件事,我有一个好姐妹当得知我被分到首钢后,她的哥哥说,高兴什么,那里黑烟弥漫,污染严重,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。来到首钢后,我感到了与城区的不同。但是,当我踏进门头沟区的第一步起,脏、乱、穷、黑的印象挥之不去。地是黑的、山是黑的、人的面孔是灰黑的,就连呼吸的空气也是黑的,更别说是交通了,除了一条336路公交车和一条火车支线,出行全靠两条腿。

近几年,孩子们带我到永定河文化带游玩。我看到了原来坑坑洼洼的双行线马路,修成了宽阔平坦的多行线康庄大道;原来泥

泞低洼不平的街道,也变成了笔直平坦的柏油街道;原来潮湿低矮的房屋不见了,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耸立;开往北京城区、文化古迹的公交车四通八达,豪华的磁悬浮列车稳稳的开进了大山深处,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再一次震惊了,门头沟的变化太大了,永定河文化带的变化太大了,我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。

我从70年踏入石景山区,80年在这里安家,我看到了永定河文化带环境的变化,也见证了生活在永定河文化带人们生活理念的变化。过去人们见面打招呼是“吃了吗”现在见面是“又去哪旅游了”;过去人们逛公园见拿一架“120”或“135”相机就羡慕不已,现在尤其是老年人扛着“长枪短炮”争抢镜头,人们的脸上呈现安逸的神态。我现在退休了,颐和园、植物园、香山、八大处、石花洞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……绿树成荫鲜花锦簇,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休闲养生之地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为我生活在这里而自豪。

永定河——我的母亲河

杨平均

我是北京人,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说起永定河,一到夏天暴雨来了,永定河就要发大水,而且都是黄泥汤。上了小学,地理老师给我们讲永定河的历史,才知道原来永定河是北京人的母亲河。

老师告诉我们,永定河在辽、金时就有,那时候叫“卢沟河”,元、明代因为含沙量大,又有人叫他“小黄河”,再加上迁徙没有规律,老百姓就把它叫“无定河”。而且还引用了唐代诗人陈陶《陇西行》的两句诗: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,让我们知道河水泛滥带给人民的灾难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首诗歌写的是战场的事,因为语文老师告诉我们前两句是“誓扫匈奴不顾身,五千貂锦丧胡尘。”

永定河的名字是清代在卢沟桥以下到狼城河修筑堤坝后,康熙给改的名字,叫“永定河”,一直叫到今天。

但我真正认识永定河,则是1953年我读高一的暑假。那年7月份一天,我和三个同学去永定河游泳。哈!那时候官厅水库还没有修好,所以去永定河游泳,河水是黄色的,还有好多泥沙,我们下到河里游泳时,头是不敢埋在水里的。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是,河边黄泥结了很厚一层,我们三个人在上面跳,也没有踩塌,用小棍插进2寸,才能见到黄泥浆。等我们游泳结束,好,身上全是黄泥。我记得当时离河不远有一个小学,我们在那里用自来水冲洗,才把身上的黄泥洗去。

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,我们班有幸在5月份参加了15天的劳动,那火热的劳动情景至今不能忘怀。在水库劳动期间,我们的农业课老师给我们介绍修建水库的作用,既可以蓄水,还可以拦截淤泥,使下游河水清澈,不会发大水。而且说修了官厅水库,永定河水就非常清澈,下游再也不会河水泛滥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,我这个北京母亲河的孩子,自然就想亲自体会。

1958年暑假,我和两个同学就到了官厅水库。站在水库边,放眼望去,河水碧波涟漪,一望无际,透明清澈。而在水库下游的永定河水,更是一片泥沙也没有,清澈到都能看到河底。我们好高兴,于是仿着郭沫若的诗歌,胡诌了这么几句:“要与洞庭比美,永定河水不孤,兴修水利垂千古,曰‘官厅水库’。”(原诗为“要与洞庭比美,昆明湖水不孤,辉煌五字垂千古,曰‘十三陵水库’)这几句诗我一直留到现在,还保存着。

就这样带着对永定河美好记忆,到了美丽的黑龙江省,在那里最初度过的时光,我会常常思念家乡。特别是我所工作的鹤岗市郊区有一条小河——小鹤立河,河水也是清澈透明,每当我们到那里游泳时,很自然的就想起了永定河。啊!永定河,我的母亲河,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那里?等到了佳木斯市,那里既有江水滔滔的松花江,更有一条和永定河一样清澈的汤旺河。每当我带学生去野外实习,都会经过汤旺河,望着那清澈的河水,思乡之情油然而生,不由自主

地想我的母亲河——永定河。永定河!我就是在你那里,学有所成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教书呀。

当我退休回到北京,2016年春天,我的女儿特意带我去门头沟永定楼,登到楼上,俯瞰永定河,不由得想起“永定楼记”里的词句:“临风远眺,水波淼淼,波光粼粼”,好一色美景霞光。这美景激起我的诗兴,回到家里仿照我写的“春之情”,写下对我的母亲河——永定河赞美:

那是阳光下的永定河,浩淼河水光闪粼

粼,天空轻飘的白云,伴着永定楼的静谧。

河水和轻云连在一起,淡出一幅美丽画境,体会着园林缠绵,看不尽那柔情缱绻。

那是绵绵的永定河水,映在永定楼诗情中,远处迷茫的河水,近处是巍峨的亭楼。

原野和山林融在一起,原野显得细腻甜蜜,欣赏着自然美景,享受园林秀丽多情。

只有经历了夏之生长,只有经历秋之丰满,只有经冬之考验,才会有这春之繁花。

植物如此,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,愿我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,也有一个艳丽的春天。



南马场水库